

■「血友媽媽」馮紅梅呼籲社會關注血友病患者。



在河南，有一位被人們敬稱為「血友媽媽」的中年婦女，她叫馮紅梅。她的兩個弟弟都是因為血友病而先後去世。2000年，她的兒子解書淇出生後，也不幸罹患血友病。在和下崗的丈夫一起為兒子奔波求醫的過程中，她接觸到大量的血友病患者，於是，她憑着滿腔熱情和無私的愛，創建了河南血友病之家協會，無私地幫助那些向她求助的患者們，這一幫，就是11年。近日，本報記者追隨這位「血友媽媽」，見證了一次救助血友病重症患者的愛心接力，許多人被馮紅梅的善舉所感動，紛紛伸出援手，讓身陷絕境的患者，看到了希望。

■圖/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長虹、實習記者 張廣有



■邢連春右腿的傷口滲血不止，只能長期臥床苦撐。

追隨血友媽媽 見證愛心接力

27歲的河南滑縣農民邢連春，是一名乙型血友病重症患者，他的體內缺乏凝血因子IX，一旦受傷就會流血不止，需要輸入「救命藥」凝血酶原複合物（俗稱九因子）來止血。3個多月前，他被自家的三輪車碾傷雙腿，由於買不到救命藥九因子，也無錢輸血漿，邢連春只好臥床苦撐。記者在邢連春家中看到，他右小腿後部雞蛋大小的血包已經嚴重潰爛感染，墊在腿下的枕頭被血滲透，床下還隨處丟棄着染血的衛生紙。

「她也有個血友病兒子需要照顧」

邢連春說：「我去河南省人民醫院檢查時，一個好心的護士給了我馮會長的電話，但我想着也不認識人家，她家裏也有個血友病的兒子需要照顧，我不敢麻煩她。後來我實在是撐不住了，這才給馮會長打電話。」與邢連春素不相識的馮紅梅接到求助後，毅然擱下同樣患血友病的兒子獨自待在醫院，四處奔波籌錢買藥。由於生產九因子的兩個廠家已經斷貨一個多月了，馮紅梅買不到一顆藥，只好發動全國各地的血友病協會為邢連春找藥，並向政府、媒體、醫藥公司、藥廠等呼籲救助。

全國各地熱心的血友病病友們聽說了邢連春的遭遇後，儘管他們也同樣面臨着缺藥的困境，但很多人還是將手裡僅有的一兩支九因子拿出來支援邢連春。不到一週時間裡，河南、廣東、湖南、浙江等地的病友們一共湊了19支九因子給邢連春救急。好心的馮紅梅還多方奔走，說服滑縣副縣長劉宏民為邢連春解決了12000元治療費用。

高興的邢連春本以為厄運將結束，但他很快就笑不出來了。醫生告訴他，他的傷口面積太大，最棘手的是右小腿裡面有一個與傷口相連的長達6厘米的腔隙，需要做清創手術。醫生還說，以他現在的情況，至少需要150支凝血因子才能保證手術成功實施，而手術及後期的治療費用更高達7、8萬元。病友們捐助的19支藥物已經用完，縣政府下撥的12000元救助款遠遠不夠治療所需。

被迫停止治療的邢連春再次陷入絕境……

「榮譽留下足矣，獎金捐出助人」

正當馮紅梅為邢連春四處奔波籌錢買藥時，一個意外的好消息傳來：因多年來致力於幫助血友病人，馮紅梅被29萬多網友選為2011年河南十大「公益之星」！當記者向她表示祝賀時，她卻說：「邢連春的藥費還沒

有着落，我要將獎金捐出來，我要發動其他『公益之星』捐款幫他。」但記者和馮紅梅心裡都沒底，因為頒獎典禮上並沒安排這一環節，其他公益之星事先也沒有得到消息，我們不知道馮紅梅的善舉能否獲得其他人的支持。

就在頒獎典禮將要結束時，馮紅梅對主持人表示有話要說。她把邢連春的媽媽張守愛擁上領獎台，哽咽着說：「我要把今天獲得的2000元獎金捐給病友邢連春，也希望社會上更多的人幫助關注血友病人，幫助血友病人。」

就在這時，感人的一幕發生了：公益維權律師王軍權走上，將剛拿到手的2000元獎金交給邢連春的媽媽，他說：「榮譽留下足矣，獎金捐出助人」；鄭州出租車司機朱厚全表示：「做公益得到的獎金，應該用到公益去」，也將獎金捐給邢連春的媽媽；緊接着，河南仲記企業集團的代表王洋洋、鄭州出租車司機王國順、鄭州大學微塵愛心社的代表楊騰飛等也先後把獎金捐出。馮紅梅的愛心善舉感染着頒獎典禮的所有來賓，眾人慷慨解囊，最終為邢連春籌集到20200元。

有人說，這是他們見過的最感人的頒獎典禮。馮紅梅的努力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和

積極響應：藥廠捐藥、醫生會診、民眾捐錢……至此，邢連春手術所需的150支凝血因子及手術所需治療費基本籌齊，手術將即日進行。面對着社會各界捐助的一筆筆善款和成箱的救命藥九因子，邢連春的母親張守愛感動得泣不成聲：「謝謝這麼多好心人救俺的兒子，俺把這些好心人的名字一個一個寫下來，等連春病好了，俺要帶着他，想方設法報答你們的救命之恩。」

此時，為邢連春連續奔波了20多天的「血友媽媽」馮紅梅，卻早已避開媒體的閃光燈，悄然返回家中，她終於有空陪一陪還躺在病床上的兒子了。



■馮紅梅的兒子解書淇獨自在醫院接受康復治療。

▲認識血友病▼
血友病是一種遺傳病，病人先天缺乏凝血因子，導致凝血功能障礙，不易止血。絕大部分患者為男性。甲型和乙型血友病均為X染色體隱性遺傳。女性一般不發病，但可以攜帶致病基因。攜帶致病基因的女性與正常男性的後代中，男性有50%的概率發病，女性有50%的概率攜帶致病基因。患病男性與正常女性的後代中，男性全部正常，女性全部攜帶致病基因。因此，這兩種血友病表現為隔代遺傳。

由於患者血漿中缺乏某種凝血因子，患者的血管破裂後，血液較正常人不易凝結，因而會流失更多的血。體表的傷口所引起的出血通常並不嚴重，而內出血則嚴重得多。內出血一般發生在關節、組織和肌肉內部。當內臟出血或腦內出血發生時，常常危及生命。

台南有個「泥鰍嫂」

一袋30公斤的飼料50歲的「泥鰍嫂」一下就扛上肩，左手擰在腰際，迎着清冷的海風朝魚塘走去，然後利索地一倒進飼料桶裡，飼料慢慢流進魚塘……

「泥鰍嫂」本名林麗足，和丈夫陳先生（以養泥鰍出名的「泥鰍仔」）在故鄉台南市學甲區養了快30年的魚。夫妻倆常年起早貪黑，辛苦勞作，將4個孩子都培養成了大學生。

也曾年輕一枝花

這是一個典型而傳統的台灣南部養殖漁民家庭，但去年有了點新變化——上海水產集團經由學甲食品公司與當地100戶養殖業者簽訂「契作」合約，他們家是其中一戶。

「契作」每年有，卡（閩南語，意為「比較」）免煩惱啦，不然就沒法度（閩南語，意為「沒辦法」）還債了。」「泥鰍嫂」用閩南話說道，突然意識到記者從大陸來，又改口說起普通話，「要謝謝啦，也希望大陸朋友繼續給我們幫忙，讓我們台灣漁民有穩定的收入。」

「泥鰍嫂」出生在漁家，念到小學畢業，15歲就進針織廠當工人，之後又去台北工作。「那時，我也是年輕貌美一枝花呢！我和老公是媒婆介紹的，他那時候也在台北工作，結婚之後3個月，我們就一起回學甲了。」「泥鰍嫂」黝黑的臉龐綻放出燦爛的笑容，快人快語，她先生不善言辭，微笑地站在一旁聽着。

漁農心酸幾人知

養魚很辛苦。「泥鰍嫂」告訴記者，虱目魚比其他水產更難養，「得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樣」。晚上必須有人住在魚塘旁的工寮裡，每隔2小時就要出去巡視一圈，因為擔心打氣的水車斷電。

「泥鰍嫂」家的工寮簡陋逼仄，大的一間堆着飼料和各種工具，小的則擺了一張床。她指着牆上快一人高的一道線，告訴記者那是前年夏天「莫拉克風災」淹水留下的痕跡。

這水痕記載着「泥鰍嫂」家的一段辛酸。2009年8月8日，再過幾天魚塘就要收成了，「泥鰍嫂」和三女兒一早去給住在工寮的丈夫送早餐。9點多鐘，倒灌的海水從四面八方湧來，近中午時分水已漲到腰部。無計可施的他



■台南「泥鰍嫂」林麗足。

們只能坐在竹筏上，絕望地看着一年的辛苦「泡湯」了。

近4年2次水災，「泥鰍嫂」家損失1000多萬元（新台幣，下同）不說，還背着800多萬元貸款。天性樂觀的她，也一度要靠吃安眠藥才能睡得着。

虱目魚是台南、高雄一帶知名特產，養殖從業者數以萬計。隨着原物料價格的上漲，當地養殖戶的煩惱也多了，1台斤（合600克）魚的養殖成本最高已漲到38元，但島內收購價波動很厲害，供不應求往往造成「魚賤傷農」。

隔海也是親兄弟

去年3月，大陸企業開始與學甲養殖戶簽訂虱目魚契作合約，1台斤收購價定在45元。「泥鰍嫂」和先生商量後，決定加入。她對記者說：「價格合適啊，可以保證不賠本，還先付訂金，哪有這麼好的事？這是我一輩子碰到的最好機會啦！」

「泥鰍嫂」夫妻倆租了16甲（每甲合0.9699公頃）的魚塘，除泥鰍、吳郭魚外，有7甲去年養了虱目魚。「就是因為有契作，我今年多養了虱目魚。」「泥鰍嫂」說。她家去年交貨3萬台斤，按最高成本38元算，收入達21萬元。

「我們（指大陸與台灣）是不是兄弟？是嘛！隔一個海，我們祖先就是福建來的啊。兄弟一段時間沒來往，最近拉近了。台商去大陸，也幫到大陸的發展；現在台灣有困難，大陸兄弟來幫忙，這很好啊，有什麼不對的。」「泥鰍嫂」用樸素的語言，說着兩岸關係近年來的變化。

她到過一次大陸，去了上海、南京等地，第二次要去北京卻因為遭遇水災而作罷。如今有了穩定的收入，生活回歸正軌，「泥鰍嫂」計劃再去大陸旅遊。臨別時，她一邊與記者握手一邊叮囑：「虱目魚很好吃，你們幫我們在大陸多『廣播』（宣傳）一下嘛！」

■新華社

四歲稚女 扛起一個家

在距離哈爾濱百餘公里的偏僻小山村里，住着一戶貧困的三口之家，而這個家裡所有的家務活，都落在一個四歲小女孩的身上，她叫孫悅。為了照料癱瘓的父母，當同齡的孩子都還在父母懷裡撒嬌的時候，小孫悅卻早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擔。當爸爸說：「給你找個好人家吧，別在這個家遭罪了！」小孫悅猛地掙脫爸爸的雙臂：「我哪也不去，把我送人，誰養活你倆？」

其實，在她幼小的心靈深處，還有一個難以對爸媽說出的願望——「我想上幼兒園！」

去年7月26日，在哈爾濱一工地內挖地溝的孫躍民遭遇塌方，造成肋骨骨裂、7根肋骨骨折、心臟主動脈受損、肺損傷等。出院後，孫躍民只得到了6萬元賠償，並終生喪失了勞動能力，以後只能臥床。

父母癱瘓 家徒四壁

為了貼補家用，孫躍民的妻子詹娟投親到烏蘇里江打魚，卻患上了嚴重的風濕和腦梗，左半身無法動彈，大小便不能自理。「俺們兩口子都癱了，這以後日子可咋整啊？」詹娟痛哭。

用「家徒四壁」來形容這個家，恐怕是最恰當不過了。屋頂有多處漏了，冬天漏風，夏天漏雨。據估算，整個家裡的家當不足200元錢。一家人的收入主要是兩部分：一是把地包出去，一年能有2000多元收入；二是全

家只有詹娟有低保，一年大概6、700元。全年收入不到3000元，兩口子吃藥的錢都不夠。

燒水做飯 一力承擔

詹娟臥病在床後，吃飯、大小便、吃藥、喝水等事情都要女兒來幫忙。所有的家庭重擔，一下子就落在了4歲女兒孫悅的肩膀上。點火、燒水、做飯、刷碗……她都幹得有模有樣。

北方的12月是寒冷的。雖然小孫悅穿着涼拖鞋，但看到家裡有了燒煤，還是十分開心地幹活兒。

小孫悅的家——建築面積不足20平方米的草房。窗戶用一層塑料布罩住，根本不防寒，屋內水缸整日結冰。門口一堆煤是志願者在「志願者日」送來的，平時做飯都燒秸稈。

「把我送人 誰養你們」

穿着破爛不堪的棉衣，腳上穿了雙涼拖鞋。小孫悅只有跟黃狗玩耍時，才露出了孩子的天真笑臉。

記者臨走時，孫躍民跪在炕上哀求：「幫忙聯繫下，把孩子送給好人家吧，我不要錢！能養



活她，讓她上學就行，我養不起了，這個家要散了。」小孫悅怯生生地對記者說：「我不想離開爸媽，我還得伺候他們呢！」

臨出門時，小孫悅悄悄告訴記者：「我想上幼兒園！」一句話讓人不禁潸然落淚。

■東北網



■圖為小孫悅正準備點火做飯。



■小孫悅看到家裡有了煤，總是十分開心地幹活兒。



■簡陋的廚房裡，漆黑的灶台上，放着全家人早上吃剩的飯菜。